

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



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

1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一)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黄起奎 唐维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张：10 印数：1—8,800

统一书号：10109·1485 定价：1.05元

目 录

我们的希望		1
分歧在哪里?	林默涵	4
结合实践 重学《讲话》 加深理解	胡 采	16
坚持——运用——发展	杨 柄	42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李基凯	54
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浅论	张居华	70
毛泽东同志论文艺中的辩证法	薛纯华	83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文艺领域的创造性应用	李 准 丁振海	93
文艺与生活的唯物辩证法	梁胜明	109
文艺不应脱离人民	王尚寿	133
“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		
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吴光正	150
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	汤龙发	164
文学党性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王礼逊	181
论文艺的继承和革新	郑国铨	193
创作论问题断想	栾昌大	214

革命文艺必须坚持真实性和政治性的一致	包永新 225
歌颂、暴露与文学作品的倾向性	梅 韵 239
“两结合”创作方法存在着，发展着	朱 晶 251
“两结合”不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	洪凤桐 264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	夏 虹 276
“两结合”浅议	丁 一 289
谈谈“两结合”认识现实的特点	楚 天 298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	武 生 307

我们的希望

正当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编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样的科学著作之一。它诞生在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即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时期。它的诞生，标志着作为毛泽东思想一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它曾经是伟大的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文件之一，不仅教育了整整一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也教育了整整一代革命者。四十年来，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和当前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都证明了它的精神实质，即贯串于其中的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它与毛泽东同志其他有关文化、文艺的科学著作，将继续指导着我们今后的实践。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一个论丛性质并兼发有关研究资料的专刊。顾名思义，它是本会广大会员相互切磋的一个园地，同时也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者的一个园地。我们希望通过本会和这个园地，团结一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素有研究的同志。按照本会的宗旨和实际需要，它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学和科研服务，同时也负有向广大读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义务，因此我们特别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得到各方面的赞助和支持。

关于今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我们也想在这里表示一些希望。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指示的，首先“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是有直接意义的。我们不能脱离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孤立地看待毛泽东文艺思想，更不能从个别词句孤立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必须从整体上、相互联系上去掌握。和这直接相关的，是党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是为研究而研究，教条主义的进行所谓研究，应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里所说的实际，对我们来说，也包括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实际，我们思想的实际。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说过：“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多是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和右的错误。”我们的研究，也正是为着打好这个

根底。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决非狭窄的境地。我们殷切地希望：在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者、广大会员、广大读者的支持下，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开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将继续编辑出版下去，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做一些切实的打根底的工作。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

分歧在哪里？

林默涵

编者按：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林默涵同志在北京会见了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秘书长栾昌大等三位同志。这次会见时的谈话，根据录音整理后，曾刊登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通讯》第二期，但因录音技术不佳，记录有不少错漏，现经作者整理修订，重刊于此。

我非常赞成你们成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我想，成立研究会是为了研究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不是为了否定它而成立的。如果是为了否定它的话，就用不着成立研究会了。

近年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种种看法。有肯定它的基本原理，认为仍有指导意义的；有全盘否定，认为已经过时的；也有全盘肯定，认为“句句是真理”的。我赞成头一种看法。我认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怎么看，关键是对文艺怎么看。我们的观点还是列宁曾经说过的：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同志就是根据列宁的这个观点出发，阐述了文艺上的一系列问题的。有的人不是这样看，他们不把文艺当成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文艺有它自己的特点，正如军事也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样，但无

论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军事，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鲁迅先生也说过，“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这是我们一贯的观点。资产阶级宣扬文艺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与政治无关，但它实际上是和政治脱离不了的。现在有些年轻一点的人，他们也不承认这一条。可文艺还是离不开政治，不是有利于革命，就是不利于革命。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管作者主观上怎么想，他的作品总是或者对革命有利或者不利。不要忘记，在我国内，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并且还会长期存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国也不是一个孤岛，还会受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作品总是有倾向的。不是倾向这个阶级，就是倾向那个阶级。如果你承认文艺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思想斗争的一种武器，那你就不会否定毛主席提出来的关于文艺的许多基本原则。如果你否定文艺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对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就必然会加以否定。什么为工农兵服务啦，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啦，什么与群众相结合啦，什么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啦，什么批评标准啦，等等，就毫无意义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和文艺是革命工作一部分这个基本观点相联系的。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那篇文章里，讲到文艺的特点，指出文学事业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指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只是证明：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和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但是，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基本原理，就是：“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这不是说得再清楚没有了吗？这里有两个“必须”：一、文学艺术事业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二、

文学艺术事业必须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正是以各个作家的个人独创性来为共同的革命事业服务。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与目的的一致性的结合。两个“必须”缺一不可。

有些人对列宁的话，加以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们挑了列宁带讽刺意味的一段话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这句话，来为创作有“绝对自由”的主张辩护，似乎列宁也是同意他的主张的。其实这是掐头去尾，前后截去了“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和“党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这两句重要的话。创作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革命的作家有革命的利益约束着你，你的作品必须符合革命的利益，否则，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批判和拒绝。鲁迅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有些诗人把自己的创作比做草木的开花，它是非开不可的，不管有毒没有毒。然而诗人毕竟不是植物，而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的作品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反应。即令是花吧，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么就会有园丁等等来把它们芟除的。花的事实也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么“自由”。（大意）列宁是带着嘲笑的口吻来谈创作的“绝对自由”的。他说：“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充分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来吸收或开除说这个和那个的人。党是自愿结合的团体，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无产阶级的作家如此，那么，资产阶级的作家是否有创作的“绝对自由”呢？也没有的。资产阶级作家摆脱不了金钱的束缚，摆脱不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趣味的影响，他们也决不能违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连资本主

义社会中比较正直的作家也往往有意无意地得迎合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口味，否则，你的作品就卖不出去，就不能出版，作家就得饿肚子，这哪里是什么“自由的艺术”呢？一个美国的进步作家（姑隐其名），“文化大革命”前偷偷地来访问过我们。在祝酒的时候，他讲：“我是个贫穷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是百万富翁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马上说：“你们看，我因为是生活在美国，我的思想意识里就不自觉地认为百万富翁是最受尊敬的，因此我就用百万富翁来称呼你们了。”在美国最受尊敬的是百万富翁，这说明一个人不能不受社会意识的影响。他说：“就象生活在深海里的鱼，因为压力大，身体就变扁了，人也不可能不受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用“百万富翁”来称呼马克思主义者本来是矛盾的。所以，列宁讲得很深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家不能不受金钱的限制，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和趣味的束缚。他讲到“创作绝对自由”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种挖苦。

毛泽东同志对文艺事业的特殊性和目的性的看法，是同列宁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在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不能强求一律；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文艺创作不是写哲学讲义，当然更不能同其他工作刻板地等同；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必须完全一致，思想性和艺术性必须密切结合。这就是文艺事业的特殊性，忽视这种特殊性是错误的，我们过去就在这些方面犯过错误，但是，这一切决不能推翻我们的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这一根本原则。“党的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摆好了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也就必然要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去。这就使文艺同人民的利益不能不尖锐地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党能不能放纵不管呢？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他们改变

观点，或者是共产党放弃领导，实际上就是放弃人民的利益。
难道党能这样做吗？

现在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尽管有些同志不承认。“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的文艺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说，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没有分歧的。问题是对缺点的估计，大家都认为缺点是支流，但是支流如不及时注意，就会泛滥起来，这不但对人民事业不利，对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人也不利。一任他们错误地走下去，不及时引导，到一定时候，矛盾就会激化。我们如果真正爱护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话，就应该及早地引导，不要使矛盾激化。毛主席说过，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许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放任到了一定时候，矛盾就会尖锐起来。有些同志简单地说“爱护青年”，那不是真正地爱护，爱护青年应当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使他们健康地成长，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革命事业当然要年轻人来接班，谁也不会那么愚蠢，认为将来仍旧由我们这些人来管事，那可能吗？象我这样年纪的人早就该退休了。

但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不是由某个人自己决定的。谁接班是由历史决定的、人民决定的。那么如果一些青年作家不和人民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能不能成为接班人，这也不由他决定。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只要你离开人民，你跟人民根本利益发生矛盾的话，你再有才能也要被历史淘汰。所以真心爱护青年，就要帮助他们跟人民和党同心同德，而不是夸大自我，膨胀个人主义，跟人民和党离心离德。尽管我们党有缺点、错误，十亿人口的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能把国家治理好吗？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谁来领导？由魏京生他们的党来领导？这可能吗？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的，虽然犯有

错误，但党的宗旨、立场、指导思想，确确实实是为人民的。只要党不改变宗旨，还是搞社会主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么它与搞自由化的人们之间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矛盾。现在中央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第四次文代会的时候还没有提出来，因为那时还不是那么明显。现在如不制止这种倾向，到一定时候矛盾就会激化，因为你没有及时引导。现在这个矛盾还不是主要的，可是已经比原来发展了，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再也不愿搞反右派斗争了，因为反右派扩大化带来的后果太严重了，伤害了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搞什么运动，就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引导，使矛盾得到妥善的解决。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乱子，思想工作搞不好也要出乱子，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千分之三不注意，就会变成百分之三。在目前自由化当然是支流，如果已经成了主流，那还得了？那我们恐怕就不能在这里开会了。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应该深入研究。“文化革命”前我们查了一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毛主席在《讲话》里没有提，他只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为只是为某一具体政治任务服务，理解为只是解释某一项政策，图解某一项政策，当然不对。这是把文艺的作用狭隘化了，实际上取消了文艺的更根本、更重要的作用——培养有崇高理想、优良品德的新人。但是反过来也不能说文艺完全不为某一政治任务服务，这也讲不通。现在有些人就是绝对化。不久前，《人民日报》第一版登了个消息，说文艺配合计划生育进行宣传起了很大作用。你要搞革命，就常常要借助文艺形式来为它服务。部队在行军时，甚至在火线上，就常常用快板、说唱等文艺形式来进行鼓动。现在宣传“五讲四美”，也要利用文艺形式。可

是不能简单地看成文艺就是起这个作用。所以，问题是要正确地解释这个口号，不要把它狭隘化。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他提的是“文艺从属于政治”。现在，小平同志讲，不要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了。因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从理论上说不确切，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文艺和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文艺从属于政治，等于说一种上层建筑从属于另一种上层建筑，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不科学的。文艺和政治都从属于经济基础。从实践上讲，文艺从属于政治，就很容易变成文艺创作必须配合某一政治任务，文艺家必须依照某个政治领导人的旨意进行创作。这对文艺创作的发展和提高是极不利的，而这种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所以从理论上讲和从实践上讲，这个提法都是废除的好，尽管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个别论点不是不能更动的。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我们就要坚持；错误的，就要敢于抛弃。

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在二、三十年代的海，在和“第三种人”论争时，就提出来了，当时起了革命的作用。当然今天不一定这样提了。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提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以后又概括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服务，还是包括了政治。我觉得一切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跟经济基础有直接的关系，文化艺术是通过政治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完全赞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因为这样提更广阔些，更可以避免使文艺的作用狭隘化的毛病。有的人把为人民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把为社

会主义服务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立起来，似乎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错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包含着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就包含着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工农兵是人民中的最大多数。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我赞成黄克诚同志的话，他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呢？文艺不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么为社会主义服务呢？”

要有文艺批评，好的作品要表扬，不好的文艺作品就要批评。不批评是不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重要方法。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要前进，也必须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把正确的批评说成是“横加干涉”、“打棍子”，是不对的。光吃甜食是会得病的，批评正是治病的苦口良药。

对《讲话》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过去的研究很不够，还停留在只是解释《讲话》的阶段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讲话》发表以来几十年的实践看，《讲话》对革命文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一下：

一个是，大家说：文艺是写人的，不是写概念的。不错，历来文艺都是写人的，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问题是写什么人，我们要写劳动人民，当然也写其它阶级。但是每一个阶级都要求自己成为文艺上的主人。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成为文艺的主人。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他们把封建帝王赶下舞台，他们自己登上了舞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着重描写市民，描写资产阶级人物。那么我们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为什么不能做文

艺作品的主人呢？可以检查一下，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写劳动人民的是很少的，大量的作品并没有创造出有广泛影响的劳动人民形象。确实是《讲话》起了很大作用，使文艺家接近了劳动人民，才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工农兵的生动形象。

再一个是，重大的历史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作品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社会面貌的描写比过去广阔了。鲁迅写辛亥革命没有正面写。茅盾的《子夜》写了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城市斗争，他自己认为，缺点是没有把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结合起来写，因为他不熟悉农村生活。《讲话》以后，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重大斗争，都在文艺创作中得到了反映，出现了许多好作品。台湾一个作家看了《讲话》发表以来的一百多部作品，他感到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共产党确实是同人民血肉相连的，是领导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应该说，《讲话》以后的文艺作品，确实反映了时代的重大斗争。

还有一个，《讲话》发表以后的文艺作品，对教育青少年一代，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后十七年，青年充满了革命理想，党风、社会风气都好，这与文艺所起的教育作用是分不开的。

再有一点，从艺术水平上讲，也有很大提高。文学的语言、形式，更民族化了，大众化了。其它艺术如戏剧、音乐、舞蹈形式，也更民族化、大众化了。过去上海讨论大众化，讨论了很久，但那时讲大众化，只是纸上谈兵。《讲话》以后，文艺大众化的广泛实践，使文艺起了很大变化。艺术水平看怎么说，《讲话》之后确实没有出现象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但应当看到，过去只有少数突出的高峰，象鲁迅、郭沫若、茅盾，再加上巴金、老舍，这些人才的出现是长期文化积累的结果。五四